續文獻通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節義考　義士

春秋

召忽齊公子糾家臣也齊襄公無道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奔魯後魯伐齊納子糾而小白已先入使鮑叔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

鉏麑晉人晉靈公惡趙宣子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曹子臧曹諸公子也晉侯執曹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節乎遂逃奔宋

季札吳王壽夢第四子壽夢賢季札欲立爲後札辭之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又賢季札欲立爲後札又辭之樊乃傳位餘祭餘祭傳夷昧以次及札使不得辭札終辭而去初札有寶劒徐君欲之而口不言札亦心許之矣及再適徐徐君已薨乃拜其墓懸劒于樹而去

北郭騷齊人捆葦織屨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遺之及晏子見疑于景公出奔過北郭騷辭之郭語其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養其親者身伉

其難今晏子見疑于君吾將以身白之造于君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自刎景公聞之亟追晏子反

靈輒晉人趙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輒饑食之輒舍其半曰請以遺母宣子因與之簞食與肉後靈公伏甲攻宣子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曰余翳桑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

程嬰公孫杵臼晉趙氏家臣也下宮之難趙氏盡滅朔妻趙姬有遺腹子屠岸賈令人索之姬置褲中祝不啼得免而賈猶索之不已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

難嬰曰立孤難杵臼曰子爲其難我爲其易嬰乃以巳子易趙孤令杵臼負之匿山中出曰誰能與吾千金者吾告趙氏孤處屠岸賈與之千金乃從山中索得杵臼與孤杵臼佯駡曰小人哉程嬰也利人之財而滅主之嗣遂與孤俱見殺而真孤固在也嬰撫育之十五年愬于韓魏二家復立趙後盡歸其田土是爲趙武趙武既立嬰乃自殺以報杵臼

魯仲連齊人秦圍趙趙急趙求救于魏魏使新垣衍約趙欲共尊秦爲帝仲連義不帝秦欲蹈東海死適魏故至秦師乃退平原君以千金贈連連曰所貴乎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棄之而去後爲田單下聊城齊王欲

爵之逃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屈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

欒布梁彭越大夫也布爲越使他國返而越被誅乃奏事越頭下終其使命高帝使人捕至命亨之布曰願一言而死昔陛下與楚戰于滎陽梁王左顧則左勝右顧則右勝不以此時反今天下已定梁王得分土亦欲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而枉以讒言受誅臣恐功臣人人自危矣今梁王已誅臣生不如死願就亨帝釋之

任安字少卿滎陽人嘗爲大將軍衛靑門客後靑日衰故客多歸霍去病安獨不往

郇越太原人舉孝廉以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分給九族州里顯名于世

樓護齊人舉方正爲諫大夫上先人塚過齊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金有故人呂公無子護養之終身

東漢

劉平楚郡太守孫萌吏也萌將爲龐萌所殺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龐萌曰此義士也釋之太守已絶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鄭雲字仲興四明人與梁宏俱爲吳郡太守尹興主簿興以楚王英謀反事覺并宏下洛陽獄雲始終明興無辜

不以考掠誣服竟下獄死宏亦肌肉消盡終無異詞後
以陸續事放興還田里表雲門閭而宏亦釋放

朱暉宛人少遊太學見張堪妻子貧因以金贈之人稱其
義

所輔平原小吏也賊入境縣令劉雄帥衆追戰爲賊所執
將刺之輔以身代令死賊縱令而刺輔事聞詔書追傷
之

孫賓碩桓帝時人趙岐聞家有唐衡之變因從官舍逃走
之河間變姓名又轉詣北海常於市中販胡餅孫賓碩
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見趙岐疑其非常人也
因問之曰自有餅耶販之耶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

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
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所將兩騎下馬扶升之
岐以爲唐氏耳目也甚怖賓碩閉車後戶下前襜謂之
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今面色變動不有重恐則
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勢
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
椎牛釃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往別田舍藏置複壁
中後數歲唐衡死乃出還本郡
王忳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見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書
生曰我床頭有金十斤願相贈死乞藏骸骨忳方欲詢
其名而已絕即鬻一斤營其殯餘悉置棺下後有馬一

匹并風捲紅帔入其庭有老父曰此我家物卿何陰德而致是忳因述葬書生事老父泣曰此我子也姓金名彥向不知死所乃煩君為葬之因共詣其所發瘞金故在也

楊匡陳留人初為杜喬掾喬與李固坐黨錮死匡衛其尸都君從事執詣梁太后太后義之因上書乞送二人骸骨歸葬遂隱不仕

劉虞漢宗室也以大司馬牧幽州時天下大亂羣盜並起關東諸將欲奉虞為天子虞堅拒不受欲奔匈奴以自絕乃止尋為公孫瓚所害人咸惜之

劉翊字子相潁陰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獻

帝時舉上計掾累遷陳留太守及歸道遇士大夫病亡輙以馬易棺棄之又逢知故困乏因殺所駕牛以救衆止之堋曰視殁不救非義士也遂俱餓死

任光字景升鄞人光為縣主簿海賊作孽縣長朱嘉部衆出戰為流矢所傷賊突嘉前欲刃之光乃以身捍嘉力戰而死嘉獲免歸治出俸厚瘗之

承宮姑幕人嘗闢地數十畝種禾已有人來認曰此吾禾也宮遂與之

田疇右北平人幽州牧劉虞欲遣使詣京師難其人或言田疇雖少有奇才虞乃請爲掾遣之至長安以爲騎都尉不受比還虞巳爲公孫瓚所殺乃謁祭虞墓陳發表

章痛哭而去瓚怒購求獲之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

疇曰漢室衰頹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

美恐非所樂聞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士

恐燕趙之人皆蹈東海而死耳瓚釋之歸率宗族及他

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立于世遂

入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歸者至五千餘家乃爲約

束三十餘條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好左氏傳亡命奔劉

先主於涿郡與張飛三人結爲兄弟而先主爲平原相

羽飛分統部曲周旋不避艱險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

主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偏將軍禮待甚厚袁紹遣大

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擊之羽刺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圍操即表羽爲壽亭侯因遣張遼探羽去留之意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操聞之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及羽殺顏良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左右請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自是佐先主收江南諸郡拜襄陽太守盪寇將軍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鉞威鎭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用司馬懿計陰結孫權乘羽圍樊城而權引兵據江陵盡擄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禽

羽欲留之以敵曹操左右不可乃斬羽及其子平于臨

沮追謚曰壯謬侯

陳容射陽人隨臧洪爲東都丞洪被執于袁紹將死容曰

將軍舉大事而先殺忠義可乎紹慙使人牽出容顧曰

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

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遂見殺

曹魏

龎淯酒泉人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

反殺刺史邯鄲商淯棄官奔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

首欲殺猛猛知其義士勑遣不殺後太守徐揖請爲主

簿郡人黄昂反圍城淯冐圍出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

軍未至而城陷揖死消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曹操聞之辟爲掾屬

向雄河內山陽人高貴鄉公時爲鍾會功曹會以反誅雄收𦵏會司馬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又收𦵏會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容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𦵏哉今王旣加刑戮於法已備雄感義收𦵏教亦無缺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于時哉昭悅與宴而遣之

任昭先初名瑕樂安人比鄰擅耕其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瑕瑕曰我自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

吳　陸瑁字子璋吳郡人與同郡徐原素不相識原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收養其子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咸使成立

晉

李義鄱縣人盜起荊湖義傾家貲市兵器率鄉人擊破之闔境以安陶侃召至麾下分兵使擊賊後民立祠故居太尉廟側

王道蓋東莞人晉大明八年東土饑歉道蓋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恤

桓雄長沙人爲譙王丞主簿及丞被王敦黨魏乂執送武昌雄與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爲僮豎不離

永左右又見𡌅姿貌長者因害之階延執志愈堅旣遣其黨王寔殺譙王丁道階延親營殯殮送柩還都早夕哭奠塟畢乃還

劉宋

范叔孫錢塘人性仁厚周窮濟急里中大疫躬往撫療貧者給藥餌有里人父母兄弟同時死者數家尸腐經旬人莫敢過其門叔孫具棺椁皆親往殯塟之鄉人重其義呼曰范義嘗辟竟陵王恭軍不就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全濟者甚多時刼掠充斥至進之門輙相約勅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文帝元嘉初詔蠲其徭役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
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同縣俞楊
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倚世期飴養二
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
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及存育其幼孩元嘉四
年有司奏榜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款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
交知亡敢近者曇遷麄賣衣物悉營葬送孝武聞而嘆
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齊
韓係伯襄陽人事父母孝謹與隣人居種桑地上爲
界係伯以桑之陰妨他地遷境上縮數尺隣畔隨侵之

係伯輙改種久之隣人慚愧還所侵地謝過建元中表其閭

梁

嚴植之字孝源秭歸人性慈仁好陰德嘗山行見一病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遂殮殯之又嘗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崖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差請終身充奴婢以報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

北朝

張安祖河陽人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出爲河陽令家貧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尸

門巷棺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身自營作殮
殯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馬八龍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
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
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其閭
甄密字叔雍鄉人蘇良嘗沒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
傾貲報密密皆不受曰濟君之時本不求貨今受君報
豈相贖意耶
汲固東郡梁城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
子憲始生滿月固潛抱匿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
還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家故富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貧者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士謙即對衆焚券曰已償矣明年大稔人爭還之一無所受明年又歉散粟賑貧合藥救疾孳犬生子交相乳之人謂仁心所感比卒趙郡士女聞而流涕相與樹碑于墓

北齊　宋游道文襄時為諮議領書侍御史兼司徒右長史文襄疑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旁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懼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

唐

孔璋許州人開元中李邕為陳州刺史坐事下獄罪當死

璋初不識邕以布衣上書救之謂邕往者張易之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勢盛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奸謀終損此邕有大造于國家今聞小吏鞫訊將至極刑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疏入邕得減死貶遵化縣尉璋亦配流嶺表而死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郭仲翔為蠻所執求千縑始許贖歸保安始由仲翔薦于李蒙為掌書記至是仍棄家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助之遂贖仲翔以歸仲翔後官代州戶曹遭毋喪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免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為服衰絰囊其骨徒跣負

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
爲娶而讓以官
段秀實字成公汧陽人天寶中署懷州長史時安慶緒奔
鄴西安節度使李嗣業圍之後嗣業中流矢死秀實發
卒護喪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
擢試光祿少卿
李汧公名勉字玄卿少貧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
且死出白金語汧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
君可自取汧公許之旣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
公啟金付焉
李約汧公子也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

邀與約相見以二女托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密以夜光含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棺驗之夜光果在

于令儀曹州人夜獲一盜乃隣人也濟以十千盜欲拜謝而去儀曰汝夜中持此去恐爲捕者所獲柰何乃留至天明使去後子姪皆登進士

郭元振魏州人在太學時家人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言五世未葬願假治喪元振悉與之無吝亦不質姓氏

裴度字中立聞喜人有相者謂當餓死他日出遊香山寺

見一婦人置緹褶于僧伽欄上祈祝良久忘取而去少頃度方知料追付弗及遂收取以待日暮竟不至挈歸逆旅詰旦攜往寺門一婦疾趨至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二以賂要津不幸失此老父不測之禍無逃矣度即舉還之尋遇相者驚嘆陰德及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後果爲相自敘中事類此

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資財巨萬有女將適人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兩人焉內一人名蘭孫者風骨姿態殊非賤類弘敬詰之久乃對曰先代官淮西不幸遭吳寇陸梁因姓與國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乃沒入官以此流湮無所告訴弘敬嘆息久之乃曰

此女雖家族喪亡嘗衣冠之後不可為婢遂焚其券收
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
范元之衢州人素貧篤志讀書嘗浴於水邊得金銀一
袋于岸歸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失此者自經
于溝瀆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日女子攜金于岸待之
果有一婦悲號至元之詰其故曰夫坐獄當死易田得
金至此失之夫將死矣元之即以金還之婦願分謝力
辭不受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樂善好施嘗五鼓趨
郡過一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及妻攜小兒
在焉叩其故云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併命于

此朱惻然遣僕護歸且自往其家責償家得僕立坐于門朱因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于水於汝安乎急歸告君主君為代還償家慚懼歸命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不許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

徐晦憲宗時櫟陽尉也中丞李夷簡彈楊憑貪汚貶為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曰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于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雷樞咸通中人嘗以舍恐教子孫十一世未嘗訟人于官後孫孚登進士官至太子太傅

劉鄴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名爲李德裕所知表爲掌書記歷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詞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後賜進士第遷承旨傷德裕抱誣死海上乃伸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

五代

舒雅達合肥人舉進士知德化縣與隣縣許令爲姻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其婢一日治地堂前熟視竊處惻然淚下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

戲歲久而穴猶不改今昔在懷是以悲耳君問父爲誰婢曰父乃前縣令某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瑾乃以書抵縣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奩篚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姻於是遂歸許氏

趙玉漁陽人嘗客滄州依節度使呂兗劉光破滄州盡滅兗族子琦年十四玉竊負以逃變姓名丐衣食以給琦琦仕南唐至兵部尚書兼樞密使以玉能存孤翕然稱之

竇禹鈞范陽人爲人素長者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懼事覺有女年十二歲以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

是遠遁禹鈞憐之即焚券以女囑妻曰可善撫養旣笄
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後僕歸伏罪禹鈞不問宗黨有喪
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凡二十七家孤女貧不能嫁者
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歲所入自伏臘供給外皆以
濟人之急嘗建書院四十餘間聚書數千卷擇文行之
儒爲師四方孤寒之士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由禹鈞
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

宋

鄧咸潮陽人天禧間縣未有學咸創義學於縣西南置書
招師訓族子弟及從學之士馮京鄭獬皆肄業焉姪珙
爲豐城主簿夜中庫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

獲罪珙盡以錢代爲還官其人感惠以二女獻不納時

論高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人淳化中赴舉不能行親族裒錢三萬

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死貧無以葬母兄將

鬻女以襄事道傾囊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捐財資送

饒延年崇仁人居鄉樂施歲遇艱糴延年出粟平糶米斗

之直舉斗槩量得錢六十五立爲定直終身行之積米

之家多怨延年曰爾家歲入可計若以其餘出糶高價

亦不過數十千遂計數還其直由是鄉黨無敢貴糶者

咸以長者稱之

狄燧開封人善騎射仁宗時從征貝州穴城以入燧初穴

城時為叛賊所傷同行卒劉順救免之及貴順已死訪恤其家甚至故人妻子貧不能活者皆收養之人推其義

錢戩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逋我金數百萬錢戩與之不吝夜有盜入戩知之呼與一挺白金使速去終不語人後其子至顯官人以為陰德之報

韓魏公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在政府時以錢三十萬貿一女奴券成忽泣下問其故曰妾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罷官今值歲儉養無所資恐盡室餓死故身役於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遺錢三十萬遣還舍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居京師時過甜水巷閭子母二人哀哭曾詢其隣云其家少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乃易女以償且久分離所以悲耳曾乃訪其家詢之無異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我仕宦往來時得相見遂與白金令其償官約三日娶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曾館曾已行矣

范仲淹在睢陽遣其子堯夫於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還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言已兩月三喪在淺土欲葬之北歸時無郭元振無可與謀者堯夫因以麥舟與之單騎而歸文正問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

曰已付之矣

許規貴池人嘗過宣州客邸旁舍客有病者乃建康人規爲請醫終不愈其人因以槖中金百兩付規託以後事規爲棺殮並以餘金還其家曾孫元官至天章閣待制知揚越二州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布衣時遊京師舍於市側聞旁舍泣聲甚悲公亮問之旁舍生曰僕官於某所以某事用官錢若干吏督之急家無以償以女鬻於商人今與父母訣此所以悲也公亮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我士人也孰若與我即與錢四十萬約後三日以其女來至則公亮已行矣

郭叔和蘭溪富家平生樂善好施忽山崩溪發沿溪居民盡皆漂流屍骸蔽溪叔和憐之盡其家貲脩棺以瘗名曰叢塚山時田亦多荒叔和助穀種不責償人稱其義

馮商江夏人嘗求婢生子得一女問之曰妾父主綱運損粮無以償官不得已鬻妾耳商乃亟還其女其父母泣曰聘物已廢無可還商并不求而去後其人既完賦往發配所賣酒商自京還夜宿其店主欲以妻身報厚恩自托他事出外留妻與居妻言其情商嚴拒之明燭達旦比曉即行京即其子也

劉留臺未第時于旅舍獲白金一袋共八十片盡以還其主蕭然歸家鄉里共鄙之曰得金不能取將復來于人

也未幾登第子孫相繼貴顯

王文亮奉化人嘗渡浙江得白金百斤留守三日竟歸其主後以壽終王荆公誌其墓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知揚州時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獨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秦懋溧陽人爲人長者歲收萬斛租鄉民輸粟者令自行槩當熙寧元豐間頻歲饑作粥活人甚衆

曾安强大和人肅之子也以進士提舉成都路常平嘗埜暴露不收者三十餘柩

邵靈甫宜興人倜儻好施嘗歲歉盡發儲得五千餘斛自縣至湖㳇除道四十里浚蠡河等水路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太湖邑人爭受役遂賴以活後子梁登進士孫剛兒甫省人以爲積善之報

劉永一夏縣人熙寧初巫咸水溢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首視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去之鄉人負責不能償永一亢焚其券人皆以爲義

蘇軾眉山人嘗上書乞居陽羨託邵民瞻買宅一區爲緡錢五百將徙居矣偶與邵步月村落聞老嫗哭甚哀軾問之以舊居故也因對嫗焚券竟不索直

呂伯南德州人遇一僧舉止不類僧輩怪問之對以夫病

負人錢不得已至此耳因泣涕不止伯南問所負幾何
曰約可千金伯南即如數與之復給貲使別營業
馮制字公道慈谿人舉天聖中進士康定間里中大饑民
相食乃貸家穀數千斛濟之嘗逾錢塘會故知錢寺丞
負子錢家數百緡索之甚急悉代爲償其誨子弟務中
規矩後相繼登進士
徐之翰字憲之鄞人初鄉人嘗從貸黃金後攜以償時在
汴舟因紿曰金誤墜水之翰不疑也後其人自悔疾且
死遺其子來謝償之徐即以所償助其喪塟
蔣員外定海人失其名有子姓不類鬻其産者必隨直給
之久度其無以自養舉以相還不責其償雖至數四卒

無厭意後嘗渡海爲回風所激溺水有一物如蓬藉其足竟不死

陳大雅象山人嘗舍逆旅遇客病將死司舍皆散大雅晨夕相守躬治湯藥傾橐中裝給之俟愈始去人服其義

彭思永廬陵人微時嘗拾金釵有婢號泣而至思永即還之家中嘗召客出寶釵傳玩良久失其一思永無言第令奴持篋入已釵從一友袖中遺諸人相駭舉以貽思永思永曰非吾釵也卒與友持歸

汪思溫鄞人政和初進士累官至太府少卿鄉之士族有喪不能舉孤貧不婚嫁者思溫割田給助爲鄉里倡

吳方家非甚豐而樂於振乏蔡京港務官斷稅錢將鬻女以

價方爲代輸其人請以女備使令拒弗納遇官有受代
死無所歸乃輟已壽藏瘞之
黄汝楫諸曁人宣和中方臘犯境出財物二萬緡贖賊所
掠士女千人夜夢神告曰上帝以汝活人多賜五子科
第後果然
豐有俊字宅之鄞人稷四世孫也登青樓見小倡疑故人
女累日之詢得其實因以白京尹王佐且曰某僅有錢
八千從公更貸二千嫁之尹嘉其義即取入府厚奩具
擇良士嫁焉王佐山陰人
李猷字嘉仲鄞人建炎初以婦翁沒王事自京師詣行在
所遇友人陳東再上書不報有榜通衢斥附會李綱者

猷知為東將勸之歸而東已赴市朝矣猷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屍靈其啓我心越日得其屍又一日得其元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友人胡中行欲親護東柩遂付之猷竟不暇問婦翁事而還

貢祖文大名人與岳武穆友善岳氏被禍祖文潛匿其宗亂於別墅

陳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紹興中知廬州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袁昇鄞人初為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近五旬無子

往臨安道妾既得察知其爲四川故趙知府女也即奉
還其母母泣曰計君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用且破矣
將何以酬君昇徐曰賤吏不敢當此願以聘財相助聞
其家尚不給又罄橐以贈歸告其妻妻亦喜曰君設心
如是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官至叅知政事贈太師越
國公

金彥邵陽人喜賑貧窘郡人號義門金氏胡寅嘗記其事

吳奎字長文北海人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京師
奎使長子主其喪周恤其家嫁其二女焉他姻族有不
自存者爲畢嫁娶又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名曰義庄
以周貧乏

桑懌浙人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有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盡乃已

李明吉水人途中偶拾金釵適見一婢倉皇至江欲投水明問其故即以釵還之後婢嫁為人婦而明以公事欲渡江婢適見堅留款飲則船先渡江船為大風覆矣

張孝基為富人家婿富人子不肖斥逐在外臨死盡以家產與孝基後其子乞丐孝基呼問肯務農否其子曰幸甚種園甚勤又問能管庫否其子承之亦無他過孝基遂盡以家產付之

王必正尤溪人紹定間累官朝請大夫嘗置義田五百餘

畝以資族人冠婚喪祭之費又開義學以訓族里子弟子慈恭勤恪皆登進士第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床第間有物逆其背揭視之見一囊囊中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知潯陽周仲津所遺乃謂主人曰其人來可令上庠相訪數日仲津果至積悉歸之仲津選珠數十顆爲報積固辭不受

徐斌衛人因轉移執事隸建之十三指揮端平二年翼虎軍黃勇等叛欲殺太守守衛者宿與約夜漏下三鼓突入郡治斌時適在郡閫戶拒之賊不得入因誘以利斌不爲動賊乃斬關而入斌遂遇害入室則太守已覺而

先避矣明年後守姚瑆爲立祠塑像祀之
施全杭州人靖康中爲殿司小校憤秦檜倡和議殺岳飛乃伺其出挾刃刺之不中爲檜所執詰其所以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欲所以刺汝檜命磔于市後人立廟于吳山之麓曰施公廟
錢[illegible]上衢人慕范仲淹義田事與姪日新置義莊建書院以教鄉族子弟子三傑亦化其德
聶致堯邵陽人事親孝臨財廉周給貧乏之邦人德之列舉孝行節義十事守臣以聞詔旌其門張栻爲題其額
衛公佐華亭人少業儒于以親老棄去旋被命授將仕郎守楊州助教母邵氏卒事繼母陳氏孝族人女有長而

貧不能嫁者雖疎遠必爲擇壻歸之縣未有學捐世業地爲之基且獨任禮殿之役熙寧末大疫且饑死者相枕公佐施粥給藥瘞殍死無慮萬數邑大夫高其義將奏言之公佐力辭乃止其後子孫蕃盛終宋世宦學不絕膚敏仲達文節皆其後也

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圖者揚璉真加怙恩橫肆于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宋帝諸陵寢至斷殘支躰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草莽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執券行貸又得百星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

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君是將何爲唐慘然具以告願收
遺骸共瘞之衆請曰諾中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
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
爲匱覆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
之掘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相
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圖下令寘陵骨雜置牛馬骨骼
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鎭南杭人悲泣不忍仰視不知陵
骨之猶存也唐瘞骨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
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髐形南面欲起
語野麏尚屯來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
六合忽怪事蜿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

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凉積香雪遲遲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弉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凫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宋太學生遂昌鄭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當楊兇發掘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夾投籮中林鑄印作兩許小牌百十

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余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陵骨爲兩函貯之歸瘗于永嘉趙埜後亦掘宋常朝殿冬青一株置于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亦有夢中詩一絶其四絶與前所録語句微不同

右一事係兩人其眞僞不可究詰然皆義士不可泯滅並録之以待參攷

時又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爲楊

兇痛箠脅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刼取寶玉事竟羅中官買棺製衣收殮大慟垂絕隣里爲之感泣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欽二陵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已耳高宗陵骨髮盡化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羅中官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

金

游完咢州人大定初饑先日賑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服五百套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道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二字勉勵子孫

王去非平陰人常督妻孥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累修有餘輒分恵人弟子班怢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粧嫁之比鄰有殳旵某出西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毀舍室使南出

元

童金字子丹鄞人家素饒裕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校尉築堤瀦澤興水利于鄉仲父韜拙于治生服食咸資之終其身不怠即先廬側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師以淑來學別置田二頃代鄉都之輸及給貧不能養死不能殮者大德中歲饑流莩相望金發粟以貸全活者衆有司奏旌其門

陳紹字成甫慈谿人家饒于財而衣不重裘食不兼味有金姓者窶甚紹盜于莫夜持錢投其家時邑治鈌官舍令富德庸主其家紹每告以急撫字令終任一介不取適長女死紹為之殮且出所積以助其歸

樂大原字君道定海人大德丁未東浙大祲大原發巨艘販泉南廣東之粟平價使人就糴活者甚衆父占籍清泉鹽場亭戶凶歲官不降本亭戶失業大原發貲視官本增三之一以貸諸戶隨其力之所及而收其入被惠者德之有持舊書易米濟饑者輙應之遂畜書至數千卷曰吾子孫必有能讀是者後孫良果能讀其祖所藏書　國初為本縣教諭

賈進大同人大德中地震居民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瘞無墓者有司以聞旌其門

夏椿華亭人大德中大饑鄰境民攜持老幼歸夏氏椿闢廬舍具粥藥視其羸壯而食飲之生則贐之歸死者給棺以瘞凡施糧若干緡米若干石全活甚衆有司以聞旌其門

吳森嘉興人家饒于貲施予不吝嘗捐田二頃建義塾以淑鄉人子弟至大間廉訪使以名聞表其門曰義士

孫良臣弟正臣蔡九反攻贛城良臣昆弟竭資財募丁壯禦之甚力卒保障鄉閭泰定初召正臣賜衣帶歸以壽

終贈淮東元帥旌其門曰義門

倪天淵字震亨鄞人家饒性儉好施予有負逋者即焚券不責其償歲大疫手製藥施之至元戊寅漕舟多沒于風天淵舟漂高灘上衆欲舍舟天淵不從拜且祈俄神炬見桅端光輝燭人風回獲濟後旌爲高年耆德之門

薛道字德明自鄞徙定海好善樂施人告以不給輒捐所餘賑之又對衆焚券迄今國人呼爲薛外公

曹華魏縣民天曆二年華輸粟賑陝以西饑詔旌其廬

段禎邢臺民也創義塾訓子及村民仍撥良田供贍至順元年中書禮部移總管府旌表禎爲義門

王彬字世儒壽光人幼好讀書爲監司吏弟亡乞歸養父

嘗有貸其錢百餘緡者未償而死彬遂焚券不索北海
縣界有蓮花濼每值霖雨潦水傷田鄉人患之彬出貲
修治至正初旌表
朱景初樂安人克敦孝友樂賑施遇歲歉發粟以濟鄉黨
至正六年旌表
湯望處之龍泉人湯氏自宋發國公載入傳至望望生鏞
鏞生洧三世皆以尚義著稱至正間下令旌表爲義門
胤深道晉江人樂善好施至正甲午歲饑餓殍載路深道
于中和堂設粥令饑者列坐供之所活甚衆既而大疫
死者相枕籍深道造冊施棺其下會衆僧以長繩挽之
沿衢搜索或遇閉門輒以冊入挽各城門外埋瘞之日

不下數次有司以聞旌表其門曰義士

張汝卿恩州人好蓄經史四方賢士有來假閱其書者則館于其堂詔旌其門

李珪滑縣人嘗收楚族人無依者而撫遺孤叅議脫脫聞而義之薦為通事及脫脫竄死南海不遠萬里哀號收殮廉訪使以聞旌表之

李子敬字恭甫三原人質謹孝友好賑窮之宗族鄉黨因其資而娶者二十餘家婚者八十餘姓買軀為良者九人舉貸不能償者毁其券關中饑田畢賤售于敬所買數頃後聽以原直贖即不能亦畀還之里巷火毁數百家近其宅火自息復捐錢二百五十緡恤被災者創三

皇廟及學古書院割田以供釋奠師生學士蕭𣂏曰請
其家以相其事行省上其議詔旌表其門

董龍盩厔人家貧與里人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
祭畢分胙久之不平逐出龍龍造泥飯以祭祭畢泣于
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地穴掘之得白金一斗龍
不自私舉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閭曰義夫

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
以田券還之危素請旌其門以敦廉讓

吳份高陵人嘗畜牛牛善識人意每耕任不煩人策人策
之輒觸人死子弟欲鬻之份曰是嫁毒也他日份出子
弟鬻之份追客以牛性語客遂還牛取直而去份又善

折閱訟不煩辭而閭閻咸服人有鬬若訟不之官而解
官閭之朝廼旌其廬曰耆德吳份門

葉以清華亭人貧而尚氣節有古義俠風同門友胡方死
無子貯爲斂藏籍遺物歸其家弟妹

沈仲說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他適爲置
一少艾及歸命出拜以薦寢仲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
始不肯言詢之再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
見鬻于此仲說惻然淚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
乃我故人豈可以爲妾當如巳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
壻仲說具奩資嫁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

周仁宗字本心臨海人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

至門曰顧假君新宅以死榮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榮弗顧未幾楊死箱財莫有主者楊之弟詣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于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已出終不利其一毫對衆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王天爵字仁傑夏縣人家饒于財素有善行以粟貸人不問息年豐僅取十之二三稍饑但收其本大凶則皆已之鄉里不知名字咸稱義士每值生身之辰寢苫一月以報父母

顏仲庸泰和人以財雄一鄉倜儻好義與保定張文友交文友任嵊縣尹秩滿僑居江陰一日暴卒時仲庸習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友問其故曰文友賢而貧在下

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即走告當路者曰張文友病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獲以奉政大夫嘉定州知州致仕既領宣命數月又代文友之子告陞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仲庸南歸遣人致賻奠奉宣勅以授其子聞者驚嘆

姚文公燧爲翰林學士承旨日玉堂設燕歌妓羅列中有一人秀麗閑雅微操閩音公問其履歷至再泣而訴曰妾乃建寧人眞西山之後也父官朔方時祿薄不足以給侵費公帑無償遂賣入倡家流落至此公命之坐仍遣使詣丞相三寶奴請爲落籍既得報語一小史曰我以此女爲汝妻女即以我爲父也史忻然從命京師之

人相傳以爲盛事

王壽延杭州人出家爲道士受知晉邸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眞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劉君致者海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爲葬男往吊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于德清縣與己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

王薦福寧人兄孟豁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于薦死不克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爲後薦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民貧畏令悉焚柩棄骨薦以地爲義阡有死不能殮者復買棺以贈至大四年民艱糴薦出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以己田易粟百石分給之福等每月朔會佛寺爲薦

祈福

孫秀實大寧人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逃數年其親思之成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乃悉爲代償取其券還之復命奴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羨又懷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其無償盡還券不徵事聞旌表

張庭瑞字天表臨潢全州人官潭州路總管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視之其貌甚似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以爲幸侍左右非敢求與歸庭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時人以爲難

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娶不能娶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事聞旌表

管汝道齊河人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爲生各割己田授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多市瓜及攜米歷戶饋之或以厲氣染人戒勿入不聽有死者復賻以棺櫝又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聚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請復其家

魏敬益字士友容城人性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貨財爲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

田可無餧也乃呼四莊村民請以田歸衆皆愕然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

昔班帖木兒爲趙王位下同知怯怜口總管府事其妻普保育趙王至正十八年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帖木兒與其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宫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其妻剌八哈敦雲中郡夫人子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仍旌表其門

錢璧郡人端重清慎且邃于學至治壬申鄉貢家嘗置一

女婢甚有色其妻勸納之璧正色荅曰置此侍巾櫛耳豈有他意哉卽具貲嫁之果處子也

河南高顏和　台州程遠大

潭州湯居恭李孔英　建陽湯大有

吉州劉如翁嚴用文　高唐孟恭

松江管仲德董夢賢　江陵陳一寧

中興傅文昺　永州唐必榮

濟南李恭　寧夏何惠月

常山汪林

以上十三人皆散財周急朝廷表其閭或復其家因事未詳故附見于末

皇明

浦江鄭氏浙江金華之浦江人其先世祖綺有純德父照坐死罪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竟白其誣母張氏病風攣綺抱持若嬰兒三十年不懈嘗教子孫勿異爨傳至文嗣已六世同居二百年咸如綺在時元至大四年詔旌其門文嗣沒大和司家事益嚴肅有恩凛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稱觴上壽畢斂容自右趨出人稱其家有三代風云太和孝行尤謹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治家凡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婦惟事女紅不得與家事男女

內外極嚴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
義所感有家範二卷行世入 國朝曰淵曰淯曰濂曰
淏皆以行誼聞時傳十一世矣族蕃產多郡中推爲粮
長屢以事入覲 太祖識之後有人詰其家與胡惟庸
行販戶部陳員外指與郭桓糴倉粮有司逮濂及弟湜
至京 上曰鄭氏義家焉肯與人行財糴官粮顯是誣
害追到鈔貫 命給還仍着人送到家擢湜爲福建布
政司叅議因詢所以治家長久之道濂具以對 上深
喜之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
人稱蕉其家德云洪武癸酉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
友以聞 上命簡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赴

京並授之官有曰濟者最有文學除左春坊左庶子侍
東宮其從子幹拜御史楷蜀府教授辛巳夏四月
詔旌其門閭溓以宗長詣　闕謝　恩陛辭曰　上御
奉天門　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　賜浦江鄭
溓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縉紳咸爲詩文以頌之
王半軒先生止仲嘗主同鄉趙澤民家塾澤民富而愛賢
命廚人每食必具一豈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先生雅
喜啖蛙至冬澤民以蛙蟄不忍令數日一進先生以主
人有慢意明日遂行主人勸之曰將何之曰第往金陵
耳時　高皇帝造邦法制嚴峻又復痛沮之先生大聲
曰虎穴中好歇息也遄還至京久無知者偶會於藍都

督第芳藍有家人子肄業先生一日歸藍取其學課以觀重加稱賞因延見先生先生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文藍驚喜曰先生文武才相見晚矣遂從置府中以師事之未幾藍氏禍作或勸曰可以行矣先生曰臨難無苟免遂被執先生亦俠士也

王賓字仲光性峭嚴遠于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與韓奕俱厲風軌郡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弟子禮所告皆大事守欲薦之　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絶而復蘇也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減其所

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旣貴歸見之掩

面走姚守勤王賓賓爲决策云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吳幼而矜莊

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閒行

歌並進若狂焉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

所對或與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閒乃與王賓俱

以醫浮沈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致之

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奕走廬中守嘆謂古稱名

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張介福字子祺自單懷來徙家于吳少從許衡爲學以道

德自命福遂樵軌廸践制行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親

不爲祿仕家故貧寠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之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砍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畫乃見鬼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詰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有饋之力辭焉病且死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汚於時庶幾哉

都文信吳郡人喪父時當元季之亂母唐氏守節不嫁艱難保育底於成立文信爲人讀書好古尤善楷字里人有徐佑之者富而好禮知其賢因贅爲壻文信小心謹

愼視之若父徐甚樂之洪武戊寅以江南大家爲窩主

許相訐告徐在告中文信曰我受徐厚恩今且有子生

何爲哉徐將治裝文信易已名潛先行抵京下刑部獄

病甚出獄而死時年三十有五徐痛文信之沒終其身

不蓄婢妾竟以無嗣及卒文信二子震巽買地葬之歲

時祀焉

劉端王高俱南昌人同年進士同官大理寺丞靖難後治

方孝孺獄憤憤不平暑月縱孝孺息樹陰下俱劓而卒

無慍色隆慶初恤之

陳儀南京教坊司樂官有溧陽徐尚書建文末　文皇怒

其潛匿六龍縱教坊子弟羣亂其妻致死止遺一女十

三歲俾屬樂籍儀陰督其女不令汙玷洪熙初遇赦儀擇嫁良家尚童夫儀爲倡藉而能執義如此亦可貴也

徐孟晞江陰人性謙慎有容初充江陰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絶勾丁而誤及者其人欲祈脫貧而無力乃具酒食令妻爲壽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絶裾而走然憫其無辜受累潛具文移爲之分免及後爲郎有同官一主事每向晉曹輒罵意在晞也晞不爲動後主事沒晞爲舉殯送之歸後又爲殿試讀卷官刻録惟書江陰人而已其人品事功亦卓卓在人耳目

楊翥字仲舉吳郡人楊文貞薦之官至尚書爲人淸謹毫髮不苟吳中士大夫皆下之嘗一夜夢誤入鄰園食其

二李既罹深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于此竟三日不餐其平居行義可知

楊文貞公士奇初名立可永樂年間任學官以失印避罪走武昌流落不偶變名立可一日途行阻雨因投楊仲舉翁家宿見其方為童子句讀與談有契仲舉下拜願留之文貞遂許諾焉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讓館與之而自教授于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為勞文貞深德仲舉宣德間文貞入相拔仲舉官至尚書後文貞相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須有德之人先踐也

成器餘姚人正統中劉球以直諫死器聞之即邑中龍泉

山頂爲壇祭之祭畢以餕須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今其地爲祭忠壇此與謝翺祭文山之西臺事同皆義士也

陳完天台人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嘗與同僚及諸生分賻大銀內一生多取一錢而去旣而少者來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者在某人皆知之先生本不多今以與某某安敢受完曰吾實偶多汝若不受盍棄諸水乎遂棄諸涇完之意不欲顯多者之過耳已而縣官送白金修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爲贓罰遂却之曰吾聖人有靈决不欲以此物修其宮况廟學亦不大壞不修可也卒返之士論咸服凡諸生家有訟不

之有司但赴明倫堂口白得完一言而折後以風害召

擢國子博士終河南藩府長史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洲人天順中居官御醫術既精於貧

薄尤篤救不取藥賚或更予薪米人疑市名御醫曰義

自應如此且凍餒嬰心疾亦難解耳

徐孝祥吳人一日徐步後園見樹根一坎以石爲甃啓視

皆白金亟掩之垂三十年人無知者及歲大歉民不聊

生乃曰是物其當出乎遂啓石取數錠糴粟散貧物盡

乃已全活甚衆後其子發科官翰林壽九十七而終

張敬吉水人進士爲涪州知州時刑曹林俊以忠諫下錦

衣獄敬獨上章救之言甚懇切亦下獄得不死

徐汝輝湖州一當我也先是杭城戒壇焚燬　詔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不貲因召汝輝及嘉興曹良等數人勸助汝輝入見請問幾何方伯曰度得銀萬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亦曰何易若此得無強耶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身後必他人所取何如奉成勝事時兩司官皆在聞之稱嘆旣而汝輝以十木匣裝銀千錠詣獻于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邀同僚宴之復以綵帳親送之歸僉曰汝輝可謂達矣

徐昂泰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初無嗣因赴試過京有相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昂往問嗣王曰君相不容嗣爲之柰何徐初亦不爲忿又登第出守西安

因途納一嫛頗妍徐詰其姓嫛詳告之曰予某地人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饑爲賊暴掠售於此徐憫其爲故家女也卽焚券不令爲妾及之任擇郡民行修者出簪服配之秩滿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庶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性行誠悃一日有郡吏胥佑醉至其家遺橐金百兩而去以忠與妻龔藏之巳而胥倉惶來迎謂曰得無亡金乎卽持還之胥欲分謝以忠曰若利此還非本意也卻之不受後以忠與龔皆享上壽子孫滿前疊見四世乃陰隲之報云

黎太僕淳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重倫尚節兄嫂卒其姪名獻民女皆幼育爲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使邊未返太僕展省至臨清使攜其柩以歸太常卿孟亨卒家貧不能舉太僕倡諸鄉宦合賻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藏所寓物十年後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慮風俗奢侈則自裁婚嫁宴飲之儀稍示節儉咸視法之所居黄洋渡積潦病涉私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官至禮部尚書

王廷禮吳人廷禮嘗與金陵陸通交陸貸人白金五十兩其券詭書廷禮名未幾索金人至知陸所貸曰陸吾故人也即以簪珥之屬爲之代償不令家人知之

丁恕南陵人仗義輕財嘗於鄰居壞垣得白金首飾一囊詢其實還之鄉人皆稱其有德子鉉官兩浙都轉運鹽司使陞刑部右侍郎

高中丞玨號玉華德安人嘉靖乙酉冬以孝廉計偕次磁州夙發邸舍距州三十里許始拂曙値道有遺橐命從者舉之纍纍然重也公下馬坐樹下待遺者至北風獵獵刺人入肌從者不能堪促行玨不可頃之有蒙袂而來者髮垂蔽面徒跣呼失金玨曰夫夫其亡金者耶金在是是人曰天旱役池租督急鬻子女得金五十五晨而輸之夙夜倉皇不覺亡失其死矣始發封與數合即還之其人泣拜欲分其半相報玨盎不受其人控馬行

數十里不肯去私得公名姓日尸祝之明年丙戌狃舉進士由浙臬藩歷大中丞丈夫子四人三爲郎季子祚二千石年皆至大耋諸孫仕籍者又數人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交最歡嘗東堂歸寄二箱于魏琦即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東堂卒孫來襲廕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視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輒發內貯金千餘亦有劄紀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琦曰若知內有此即置秘室吾卧不穩矣一時聞者多孝廉之義而又頌相國之知人

南陽李翁某乃大學士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

艑抵湖湘鬻貲有臨江客三人醵金三百兩易花在邸
舍不戒於火盡爲煨燼三人擊臂大慟曰本盡赤手難
歸非死則行乞耳李復來唁笑曰公等何憂至是我即
失價貧不至死可忍爲公禍乎即持金盡還之而垂橐
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
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
進士天順末進位首揆
徐伯淮江山縣人其舅永豐楊湖且死裂絹作血書屬以
二子湖弟楊獅楊琴逐孤而毆死其妻産盡有之皆挍
莫敢誰何淮憤棄家携二孤寓江西撫育長成稍復故
業上官嘉之旌其門後老且貧恬淡自守一不利孤所

有人謂志節可侔嬰杵

王賢江陵人爲監生與友王讓同居讓往江南以故人所贈銀千兩故衣一篋托賢收之未幾賢除鹽城尹讓回除泌陽令尋卒後十餘年賢致仕還家即以所寄物與讓子不受曰吾父存時安有此物賢白于官拘其子付之

張繡武威祖厲人鞠勝襲殺祖厲長時繡爲縣吏伺間殺勝郡邑義之

王遴山西蒲州人嘉靖四十四年楊繼盛臨刑人畏嚴嵩親知莫敢近惟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王世懋執手泣訣經紀其喪遴以女許配其次子應箕尤人所難

厂生不知何許人嘉靖三十四年爲刑部吏楊繼盛在獄應生頗爲周旋尚書厭恭之勿爲動又欲自具草申救繼盛背曰藏予血三年而碧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義女附

春秋史氏女溧陽黃山里人楚伍子胥奔吳至溧陽見女擊綿瀨水上子胥乞食女以簞食壺漿與之子胥食訖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曰行矣子胥既行還顧女已自沈水中唐李白有貞義女碑

宋

曽修古女修古知興化軍卒貧不能歸塟賓佐賻錢五十萬女泣告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十終